

我决定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采访一批志愿者

2

纪实文学



陈敬耕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在 2008.5.12 提供的大灾难和大救援这一特殊的大舞台上, 作家选择了一个独特的全新的视点, 在灾后通过网络对散布于全国各地的志愿者进行了深入的采访。与紧急奔赴救灾一线的解放军、武警部队、消防部队这百万雄师相比, “志愿者”队伍只是游击队, 但它的出现表明抗震救灾不再仅仅是国家行为, 也是社会成员自觉自愿的个人行为。

上期回顾

5·12 地震发生后, 中国作家协会决定派作家代表团赴四川灾区采访, 我和编辑部商量后当即决定派记者直飞绵阳。去绵阳的记者是编辑部唯一的“男生”, 这次四川之行, 不仅改变了他对工作和人生的态度, 而且让他找到了一份真爱。之后, 我接触到了和傅小平一样的其他志愿者, 他们引起了我的思考。

在火车上草拟的调查问卷

晚饭后我离开宾馆, 登上了回沪的列车。躺在不停晃动的车厢卧铺上, 我的脑子里仍然闪烁着地震志愿者的身影, 耳畔仍在不停回响着志愿者女诗人潇潇对自己灾区经历的诉说——我一点睡意也没有。我为地震志愿者——这个伟大的名字深深地激动。想写写他们的冲动让我的神经始终处于亢奋的状态。

我给诗人潇潇发了一个短信: “我想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采访一批地震志愿者, 你能给我提供你在灾区结识的那些志愿者的名字和联系方式吗?” 得到回答: “一定支持你的采访, 明天我就把我掌握的名单和电话号码发到你邮箱。”太好了! 我又想到陕西青年女作家志愿者杜文娟, 她那里肯定也掌握不少志愿者的名单, 因为《文学报》曾用两个整版刊登她担任志愿者的灾区见闻。我的想法也得到她的热情支持, 她在第二天就给我发来了几十位志愿者的名单和电话。有了这些名字和联系电话, 我就可以像滚雪球似的, 找到更多的志愿者了。

我的问卷先是在车厢里, 草拟在笔记本上, 回到单位再录入到电脑里的:

关于志愿者的采访提纲

(感谢你接受我的采访, 希望你能用电子邮件提供详尽的答复, 根据你提供的情况, 我可能还会做必要的补充采访并到实地考察)

一、去灾区前本人的生活状态(其中包括一些基本的情况: 如职业、简历、所在地、性别、受教育情况等, 另外, 还有个人

的兴趣爱好, 对社会、周围环境、人生价值观的一些基本态度和认识, 家庭生活情况, 如属于个人隐私部分可以隐去)

二、去灾区前究竟是什么触动了你?(一个电视镜头、一条灾区新闻或友人的鼓励等等)出发前你思想上有过犹豫和彷徨吗? 你对去灾区可能遇到的困难和危险是否有足够的估计? 你单位的领导、亲友对你行为持什么样的态度? 你去灾区的主要动因是什么?(出于怜悯、同情; 想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还是想体验生活, 创作出反映抗灾的作品或其他)

三、你是通过何种途径去灾区的? 徒步? 火车? 飞机? 长途汽车? 或自驾车? 途中有什么曲折? 随身携带了哪些东西?

四、请告诉我你在灾区担任志愿者的详细经历(故事、细节)。一共在灾区呆了多少天? 你到过哪些地方? 你如何解决个人在灾区的吃住? 生活上碰到了哪些困难, 你如何克服的? 你给灾区提供了哪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在灾区最让你悲伤或感动的情景和事件是什么? 你的心灵受到了哪些触动? 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 你是否遇到过危及自身安全的险情? 在灾区你是否牵挂家人: 父母、亲友、丈夫(妻子)、孩子等等? 在非常艰难的时刻你是否有过动摇?

五、从灾区回来后, 这段志愿者的经历对你的生活产生了什么影响? 你的最大感受是什么? 你有什么收获(写作或其他)? 你对周围的环境和社会、人生有什么新的认识?

六、请提供你在灾区参与抗灾和生活的图片 10 张左右。如果不能用手机发过来, 就请将冲印的照片寄过来(地址: 上

海延安中路 839 号 1807 室文学报陈敬耕收, 邮编 200040)。再次感谢你接受我的采访, 浪费了你的宝贵时间, 深感不安。

另外, 为了了解更多志愿者的情况, 麻烦你在介绍本人情况前, 将你在灾区碰到的其他志愿者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告诉我, 多多益善。

我给了潇潇一份无法完成的问卷

我用一个多月的时间, 先后给 500 多名志愿者发去了我的电子邮件调查问卷, 在两个月内回收问卷 50 多份。很多志愿者不愿意说出自己的名字, 他们说最多的一句话: 我是一个中国人, 做这点事是应该的, 不值得宣扬。

让我感到非常奇怪的是, 对我的写作计划最早给予支持的诗人潇潇, 却在我进入写作阶段时也没有给我提供我的问卷调查答案。

后来, 在北京又一次见到她时, 我问: “怎么至今没有完成我布置给你的‘作业’?” 她答: “你的问卷调查, 我至今才写了一半, 我从来没有在写任何诗歌或文章时这么艰难和痛苦过! 一坐到电脑前, 回忆起在灾区的经历, 我就止不住泪流满面, 无法再在键盘上敲下去? 我怀疑自己是不是患上了心理疾患? 你能理解吗?”

我无语。我在读那些志愿者的问卷答案时, 也止不住要泪眼婆娑。我承认我是一个有心理疾患的现代人, 因为在我 80 岁的老母去世时, 我却流不出一滴泪。我怀疑我的泪腺已经丧失了功能, 我的情感已经日渐麻木……

可是, 在写这部作品时我却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

为了不被“绝望”压死

在汶川地震后, 究竟曾有多少志愿者奔赴灾区?

据新华网 2007 年 6 月 21 日报道, 截至记者发稿时, 已经有 130 万人次的志愿者来到地震灾区参加抗震救灾工作。从 5 月 12 日起, 汶川地震发生当晚, 第一支志愿者服务队就赶到都江堰灾区, 搭建帐篷协助医院救治伤员。5 月 13 日, 四川团省委通过电台、电视台、报纸、网络面向社会不间断播出志愿者招募公告, 大量志愿者迅速向灾区汇集, 由于报名人数踊跃, 四川团省委的四条招募热线, 5 天打坏了三部电话。

问卷调查表明, 担任志愿者的有来自全国几乎各个省(区)市、各个行业、各种职业的人——退伍军人、学生、医生、教师、农民、下岗工人、职业经理人、公司总裁、作家、诗人、演艺明星……

张基忠先生是最快给我提供问卷调查答案的几个志愿者之一。他是北京一家民营企业——北京弘泰汇明能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该公司位于北京中关村科技园, 已有 11 年历史, 专门从事热力系统节能方面的业务。他 1984 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动力系, 先是在北京某设计单位工作, 后到外资企业做销售人员, 1997 年创办了自己的企业。

在回答“去灾区前究竟是什么触动了你”这一问题时, 他说——

此次地震一开始我在广州出差, 没有引起我很大的重视, 因为以前也有过类似的震撼, 危害不是很大。但是后来的几天, 通过各种消息, 知道是个伤亡非常惨重的地震。看电视, 与人交谈, 泪如雨下。

5 月 17 日周六上午, 看着阴沉沉的天空, 捐款已经几次了, 心里还是不踏实。我想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还是亲自去灾区慰问一下, 或者帮助干点实事吧! 我在网络上看到了“自驾网”和“大旗网”等 10 家网媒发起的“千里驰援”志愿救灾活动, 就决定参加。

我的父亲很支持我, 他也是居士, 叫我去为灾区人民做点事。我的太太和孩子也很支持我。所以我的阻力是最小的, 动力是最足的。但看得出来, 他们都为我的安全担心。我跟他们说: 虽然我不能确定我能受为灾区的同胞做些什么, 但是, 将心比心, 如果我被压在废墟下, 看到的是人们的冷漠和自私, 那么, 我首先被绝望压死。相反一个虽然不能立刻挖出我的人, 如果他奔走呼喊, 也能加强我坚持下去的决心。还有, 如果我牺牲在志愿救灾的过程中, 那也是我对祖国的一种回报, 也是我对孩子的最好的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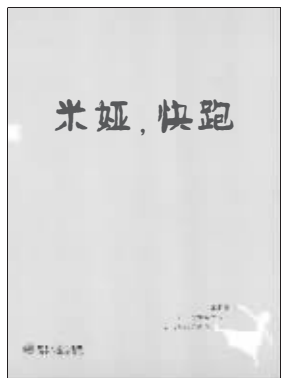
我带了自己的别克商务车, 由于驾车需要两位司机, 我问了我的同事温长友先生, 他非常坚决地表示也跟我去救灾, 而且全家都支持。

我们的自驾车救援队, 共有 16 辆小车和三辆大货车, 48 人。小车坐人和装些小件物资, 大货车装了捐赠的物资, 大约 40 吨左右。18 日清早 4 点半出发, 当晚宿陕西渭南。第二天一早 5 点出发, 下午 3 点到达目的地绵阳市。途中由于新手替换驾车, 经验不够, 导致他们的车在山西省的大运高速公路左右“画龙”……

为了灾区人民不被“绝望”压死, 张先生决定亲赴灾区。他的话简直比哲学家的警句格言还要精彩。

地震发生后, 苏辞职了

职场女性



秦希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米娅, 一个有点二百五, 有点唠叨的姑娘, 毕业于国内最高学府, 进入一家世界 500 强的外企工作。她经历了 6 个老板, 每个老板的脾气和性格各不相同, 她在和不同老板既斗争又合作的过程中, 逐渐从一个职场新人, 成为一个胸有成竹的职业女性。但是唯有一点不变, 米娅认为工作需要讲求投入产出比, 而聪明地“混”是最好的方式。

上期回顾

Helen 查出得了肺癌, 而且是晚期, 这个消息让我非常震惊。到医院探望过 Helen 后, 回到家我大哭了一场, 发誓不要做 Helen 这样的人。我决定去法国留学, 念一个关于奢侈品管理的 MBA, 苏和晓含听说后反应不同, 苏不同意, 而晓含赞成。

三个月以后, 我如愿以偿地收到了录取通知书。那一刻, 我狂喜——这真的是我想要的, 我确定。

巴黎, 我坐在电脑前, 看晓含给我写的一封信。她告诉我, 苏辞职了。她把苏的原话写在下面:

一
我是辞职了, 上周办完了所有的手续。我没发生什么事, 没有搞办公室恋情, 没有和老板个人发生冲突, 也不是工作压力大到无法承受。真的。我也没有冲动, 决定辞职的那一瞬间, 我突然感觉非常轻松。

我只能说这次辞职有一个导火索, 就发生在一次会议上。那次会议规格比较高, 基本上公司的大老板们只要没出差的都在座, 之前我一直很烦躁, 也许是那几天地震的消息看的吧。会议结束之后, 正好离午饭时间还有一个 15 分钟, 大老板 Jerry 和副总裁还在开玩笑, 我憋了很多天的气一下子就发出来了。

地震一个多星期了, 我们公司没有任何表示, 既不主动向灾区捐款, 也不组织员工捐款, 很多中方员工都向人力资源部提议, 得到的回答都相当含糊。不少人干脆自己去银行捐款, 但这不是个事儿你知道吗? 我们公司在中国赚了多少钱, 老板们最清楚, 本来这也是正常, 公司就是为利润的, 但是为你创造了巨大财富的国家发生了这么大的灾难, 居然反应如此迟钝, 这让我很难接受。

我清楚地记得 2005 年卡特里娜飓风的时候, 公司大大小小的老板是多么上心, 人力资源部第二天就向所有中国公

司员工发布了个人捐款的倡议, 公司也随即捐出了一大笔。他们爱自己的国家, 国家有灾, 倾力相助是应当的, 但是这和这次地震公司的反应相差太悬殊了, 也太刺眼了。

我当时也没考虑太多, 只是叽叽跳起来。我问 Jerry, 这次四川发生了大地震, 公司打算怎么办。Jerry 愣了一下, 好像没明白我说什么。我又说: “这次地震震区损失惨重, 每天的伤亡数字都在上升, 全国瞩目, 世界瞩目, 我认为我们的公司应该对此有所表示。”

Jerry 这回听明白了, 他说: “人力资源部正在研究。”我很不接受这样官僚和外交口吻的说法: “为什么我们不能拿出 2005 年救助卡特里娜飓风时候的效率呢?”

Jerry 好像有点不高兴, 他耸了耸肩膀说: “这不是一样。”这句话彻底惹翻了“我”。什么叫不一样? 因为那是“我”的国家, 而这是“你们”的国家, Jerry 情急之下说出的话更真实地表达他的内心。

我一字一顿地说: “我看不出有什么不一样。中国和美国, 人的命都是一样的, 失踪的人需要找到, 受伤的需要救治, 死难的需要安葬。”

办公室里异常安静, 和我一样的中方员工都盯着 Jerry, 而几个外方经理有的低着头沉默不语, 有的看着副总裁和 Jerry。

Jerry 这时候突然问我: “苏, 你是四川人吗? 地震是发生在那个地方吧?”

我有点蒙, 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不, 我不是四川人。”

Jerry 说: “那我就有点奇怪了, 为什么你对捐款这件事

这么紧张。我的意思是, 那儿并不是你的家乡对吗?”

Jerry 说这话的表情我记得很清楚, 他不是挑衅, 也不是讽刺, 相反, 他的表情相当诚恳——我实在不愿意说真诚这个词。我有点疑惑我有没有听错, 我又看了看副总裁, 发现他也在看着我, 我只能说, 他的表情非常好奇。

我说: “四川不是我的家乡, 但它是中国的一部分, 如同新奥尔良受灾的时候, 纽约人也一样提供帮助。”

Jerry 非常认真地说: “我认为那是不同的。中国当然是一个国家, 非常大, 有美国 5 倍以上的人口, 你们很多地方的人不管是吃的穿的都不一样, 甚至是说话都不能互相听懂,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点, 比美国和英国的区别还要大。我也听说过你们之间还以这个来互相取笑, 比如哪里的人是不可信任的……我的意思是, 中国难道不就是三十多个文化、贫富不同的小国组成的一个政治联合体吗?”

一时间我不知道怎么去回应, 我只记得我好像说: “如果你这么理解中国, 我觉得很遗憾, 因为这种看法已经错误得不得一驳。我更遗憾我会为这样的公司工作, 它在这里发布煽情的广告, 告诉别人它来提高大家的生活品质, 它在这里赚取了巨额的利润, 但是对这里的历史和人们的理解却荒唐到了可耻的地步。”

我离开了会议室, 走出了公司。我在街上走了一个下午, 直到实在走不动了, 找了个咖啡馆坐下来, 喝了杯咖啡。我想了很多, 但是又好像什么都没想, 脑子里一会儿堵住了, 一会

儿又空白得如同一张白纸。

二
我对生意很有兴趣, 这是我踏入这家公司的初衷。可是我想不清楚的是, 这些年我到底在为这家公司工作, 还是为我的理想工作。我告诉自己, 我要在这里学本事, 然后开创我自己的事业, 我还梦想我的事业要开到国外, 开到东南亚, 开到中东, 开到欧洲和美国, 我要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公司。我不知道如果我建立这么一个公司, 到底这家公司会和 QT 有什么不同?

我爱中国, 这话说起来很肉麻, 在她受罪的时候我会心疼, 我会痛苦, 她被人误解我会愤怒, 会吃得羞辱。Jerry 不是个坏人, 副总裁虽然没有说 Jerry 的那番话, 但是他们想的是同样的, 他们就是这么看中国, 这么看中国人。你也可以说他们是自大的傻子, 我也并不是因为他们感觉被冒犯……我说不清楚。不过他们倒让我考虑了一个问题, 这些年我积极地把一个外国品牌的的东西销售到各个地方, 连偏僻的县城都能买到这个品牌的, 这些事到底有什么价值, 我对这个国家又做了些什么有意义的事?

以前我老觉得像我这样的人应该持续优秀, 上学的时候是第一, 进了公司就应该升职加薪, 但是我现在不确定。我在外企中拼命, 老板们除了关心销量, 还天真地认为中国是三十多个国家的联合体。商业到底是个多么神奇而可怕的东西, 能让人如此浅薄和冷血同时还洋洋得意。如果我以后的公司开到国外, 我会不会也同样的追逐利润而变得

心无牵挂, 一心一意地只对财富负责? 生命苦短, 也许有一天一个无妄之灾就会让我离开这个世界, 如果那时候我还在 QT 积攒所谓的商业经验, 我会后悔。

我辞职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联系灾区, 我想要去帮点忙, 可是人家问下来, 我发现除了会卖东西, 我什么本事都没有, 我连一周买一次东西都托楼下小超市的小弟帮我扛上来。我不懂得机械, 车开得很烂, 不懂心理学, 人家很含蓄地建议我还是呆着, 不要贸然去灾区。我只好又捐了一点钱。我努力准备, 这几天我找到了我能够找到的所有心理学书, 中文的英文的, 只要沾边我都看。我只有一个收获, 我根本就不不是一个心理健康的人, 相反, 我偏执、自私、暴躁, 我想让自己得到承认, 但这些年来, 我得到的一切根本不让我觉得有任何幸福和满足。

我还没想好以后要怎么样, 但是不要紧, 以前老觉得时间很紧张, 不是为了这个项目就是为那个项目, 现在我不觉得紧张了, 就算我用一年的时间去想, 去试, 也都来得及。

晓含, 你不用担心我, 我现在很清醒。Mia 当初放弃这里去法国读书的时候我还强烈反对, 现在我得至少她选择离开一个她并不真喜欢的事是明智的。幸福的前提是坦然, 条件是能创造性地为他人服务, 但也许这个服务是应该去满足别人真正的需求, 而不是开发出大量虚假的需求, 让人欲望难填。

这就是苏跟晓含说话的全部内容。

完